

悼念彭宗灝學長

張徵元

彭宗灝學長，上海交大機械系1936級，為南加州交大長青校友會創辦人，對校友間之聯絡，非常熱心。今年上半年身體已不大好，但在六月下旬仍舊和夫人赴北加州參加全球交大校友大團聚，為參加校友中年事及級別最高者。6月24日他參加長青校友午餐會時，已十分不適，晚上勉強參加團宴，未結束即不支返客房休息，25日就未再參加活動。返南加州洛杉磯家後即就醫，終於10月初回天乏術去世。

憶伯楨

莊鎮惡

離開學校後，同伯楨，我的同窗摯友，未能再相聚，這是我一直引以為憾的。作為臨別紀念，1945年8月我們在四川壁山丁家坳合拍了一張小照片。此後收到他寄來的三張照片：1946年9月拍於南京資委會樓前，同月於南京玄武湖、還有1947年於杭州。以後，我們一在東北、一在台灣，聯繫斷了！

今年五月往北京參加交大唐平兩院三系校友2000年聯誼會，有幸與伯楨的夫人秀珠嫂及宗愛、望華兩位女公子相會並交談甚歡，這實在是非常難得的。

回到鞍山，很快收到秀珠嫂寄來的“吳伯楨先生紀念文集”。讀後對伯楨的生平及事蹟才有了比較詳細的瞭解。

我回想起了在校時的一些情景。時光流過了半個多世紀，此情此景卻仍令人記憶猶新。

伯楨同我是真正的同鄉。我的祖籍是晉江（後遷福州），但我們只能用普通話交談。可他平素總用福州話來叫我，這樣才夠同鄉味。

伯楨性格開朗，對人熱情而且活潑、詼諧，所以交廣朋友多。

入學後不久他經常去三年級同鄉盧善棟、劉廣泌及馮根源（江蘇南通人）的房間。他們都很喜歡伯楨並親暱地稱他為小弟弟。這房間我也不時去。一次伯楨生病，躺在床上，大家忙著端飯送藥，真像是照顧自己的小弟弟。

伯楨喜愛音樂而且有相當高的修養。他是個優秀的男低音，音域寬，音色好，音洪亮而高於情。他是校中合唱隊的台柱，他並介紹我參加合唱隊。

歌唱是他的課餘最大愛好，常獨自或與歌友共引吭高歌。記得一次，大約是黃昏時分，伯楨和我在校內福泉山的半腰亭，這裡可俯視大片遠景。伯楨這時歌興大發，唱起奧地利作曲家舒伯特（Schubert）的不朽歌曲“*Auf dem Wasser zu singen*”（在水上歌唱）。當唱到曲尾的漸強（Cresc）直至強音f這一段時，他真的是放開喉嚨，縱聲高歌，發出極其

海角天涯交大人

渾厚宏亮的男中音；這時伯楨在胸前張開雙手，似有一種極強的情感要自內心噴發出來，似乎他的歌聲要自“被晚霞映成深紅的水面上(歌詞原意)”飛向遠方。此種豪放之情實令人難忘！

伯楨經常忙於抄來自同學的好歌，他抄歌不求工整，但抄得甚快而無誤。我也自他處轉抄了一些。

臨畢業前不久，伯楨帶我去丁家坳鎮上一家，說是去聽好音樂。到時一看，是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。那時不易有此一套唱片，有機會聽到更為不易。對我，這也是第一次聽交響曲。伯楨很詳細地向我講解這部交響曲，如第一樂章一開始奏出強有力的四個主題音符時，他說這是命運在叩門，聽到第二樂章流暢動人的主題旋律時，他說這是描述生命的美麗，通過他的講解，我似乎是聽入了。我喜愛古典音樂，它一直是我的第一愛好，但不能忘記，我的好友伯楨正是我的啓蒙老師。



吳江秀珠學姊（右一）及女兒吳宗愛（左一）與莊鎮惡學長（中立者）合攝於北京。

我們剛遷校到四川重慶，還沒有正式上課，伯楨不知從哪弄來一張票，帶我去聽馬思聰先生的小提琴獨奏會。馬思聰先生是當時國內最著名的小提琴家。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的高水平演奏。

伯楨聽課很專心，認真地作筆記而且勤於思考問題。三年級時我們的教室挪至福泉山。我們同用一張課桌，我坐在左，他在右。我經常匆忙離開課桌而忘拿一些文具用品，如鉛筆、橡皮、小刀、小三角板等。這些東西他總會替我收起來，下次上課時得意地交給我，看，你又丟了甚麼了？

那時值抗戰期中，物資匱乏，而且許多學生很窮。我用的計算尺就是當時重慶中央大學自製的，為木質，但還可用。我在計算尺中間拉槽上用鋼筆寫了“膽大心細”四個字，不知甚麼時候伯楨在我的字跡下也用鉛筆寫了“膽大心細”，但又針鋒相對在兩旁又加上“膽臟肥腫”和“心臟衰弱”八個字。作為紀念物，此計算尺我仍保存著。

三年級時伯楨和我同一房間(鴻哲齋)，室友還有潘作桓及曹祖恩(土木系)。那時沒有電燈，祇有菜油燈。我總是第一個上床，一般不超過九點。伯楨往往是後熄燈的，學習很努力，不完成不收兵。

回憶起那時的工科大學生，多半都努力讀書，但很少參加其他活動。伯楨則不屬於此類型。他在抓緊學習的同時，也注意豐富自己的課餘生活。唱歌、體育鍛練、野遊、聚會等活動都是他的愛好。所以他經常是精力充沛，充滿活力。

伯楨注重實踐。大概是三年級的暑期，他到廣西桂林(如果我未記錯)一所機械工廠去實習。回來時帶了一本Machine Tool Operation(工作母機操作)，向我介紹一些關於工作母機的情況，如車床(Lathe)，刨床(Shaper)，龍門刨床(Planer)等。我聽了很感興趣，因為我對它們全然是一無所知的。

片斷情景的回憶喚起了過去，雖然它們離開我們愈來愈遠了。

2000年5月19日於鞍山